

海天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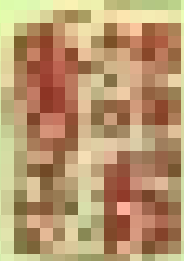


傅雷卷

下 卷

理想的艺术境界

金梅 著



青雷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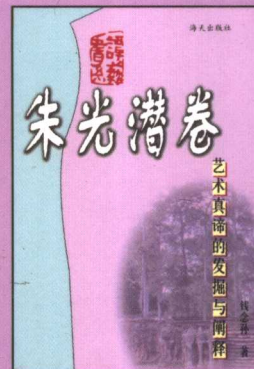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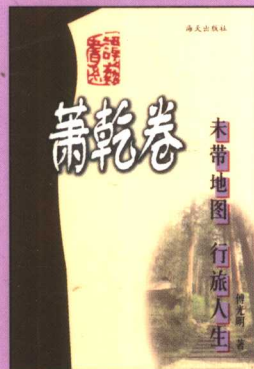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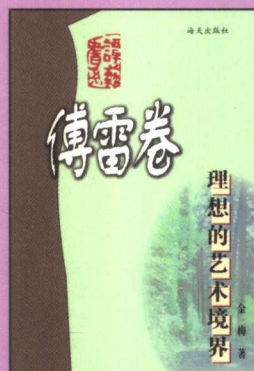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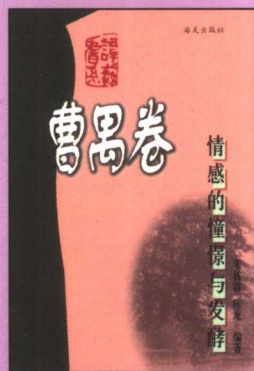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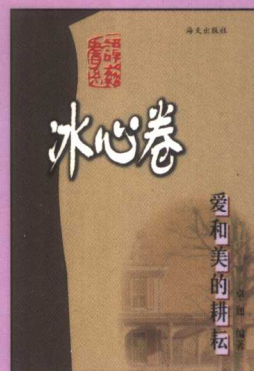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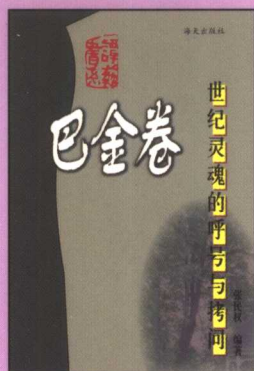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谭艺书系·傅雷卷下

金梅 著

理想的艺术境界

海天出版社



目 录

上 册

引 言.....	1
做一个德艺俱备，人格卓越的艺术.....	1
个人的荣辱得失事小，国家的荣辱得失事大.....	5
真诚是第一把艺术的钥匙	12
只有深切领会和热爱祖国文化的人，才谈得上独立的人 格，独创的艺术	17
只有真正了解自己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才能彻底了解 别个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27
越研究西方文化，越感到中国文化之美，而且更适合我 的个性	34
理想的艺术境界：“高远绝俗而不失人间性人情味”	42
保卫艺术的纯洁与清新	53
愈能保持身心平衡，艺术难关也愈容易闯过去	60
从接近大自然和造型艺术中培养恬静与智慧	69
随时寻访大大小小的伊萨伊	78

爱好艺术与从事艺术不能混为一谈	86
乔多：“呆滞死板的艺术，欲再行表现时代趋向，必得 要回返自然，向其汲取新的灵感”	89
陶拏丹罗：“即使最高的艺术，亦需要节制”	98
“鲍梯却梨之妩媚”的意义与来源	105
达·芬奇：《蒙娜丽莎》“摄魂制魄”的魅力来自何处	110
米盖朗琪罗追求的“理想的美”：“超人的力”与“无边 的广大”	116
拉斐尔：“在静谧的和谐中表现美”	126

中 册

裴尔尼尼：“艺术家除了别求新路，更无依循旧法以图 自显的可能”	135
卢本斯作风：“在英雄的情调上去了解和处理题材”	140
卢本斯方式：“在众多色彩中。突出一个主要的色调， 以组成一阕鲜艳夺目的色彩交响乐”	148
伦勃朗：“在一件性格表现为要件的作品中，光暗具有 何等可惊的力量”	152
普桑的历史风景画：“从以‘人’为艺术的唯一对象， 到再现自然的‘风景’”	157
格列兹的教训：艺术不能“变成道德的忠仆”	163
雷诺兹与庚斯博罗创作风貌差异之由来	169
浪漫派风景画：“人类心灵境界”和“宇宙间潜在生命 力”的表现	176
塞尚：“主观地忠实自然”	185
看画必距离相当而后明晰	191

笔量之于画作，譬诸细胞之于生物·····	196
画之要道：“不在写万物之貌，乃在传其内涵之神”·····	203
写实可，摹古可，师法造化，更无不可·····	208
画品之评定：“看画如看美人”·····	216
黄宾虹：“广收博取，不宗一家一派，集历代各家精华 之大成，以构成自己的面目”·····	222
艺术之终极鹄的：“以‘有我’之灵性与技术，表现 ‘无我’之境界”·····	240
令人“怦然心动”的汉代画像石·····	243
现代学画的人，都可在敦煌壁画中汲取无穷的创作源泉·····	249
艺术美的来源是技术：没有技术，才会没有艺术·····	258
独一无二的莫扎特·····	267

下 册

贝多芬：“象征着一世纪中人类活动的基调——力”·····	277
贝多芬在音乐上的变革：“以自由战胜传统而创造新的 权威”·····	287
萧邦的音乐：“以民族的独特诗意。作为全部创作的主 要素材”·····	298
用无数“有生命力”的部分，构成一个“有生命的总 体”·····	304
傅聪：“一个好的演奏家，总是令人觉得原作的精神面 貌非常突出”，又能“反映出演奏家个人的成分”·····	312
中国音乐不发达的原因·····	321
世界速度意外的加快，文学艺术不能不受到其影响·····	327
文学研究的目标：“应当是把‘美’表显出来”·····	333

文学理应唤醒“为公众服务”之“人道观念”	341
《约翰·克利斯朵夫》：“描写一个个人”而“具有某一 特殊时期的历史性”	350
《搅水女人》：“人物的发展自有他的逻辑”	358
巴尔扎克：“一个天才的社会解剖家，同时是一个与时 代进程背道而驰的思想家”	364
《金锁记》：“填补了多少一般创作的缺陷”	371
“才华”终于“出卖”了张爱玲	379
《三里湾》：“花团锦簇”的小故事与“冲突”的主题藉 以“尽量发挥”的大关节	392
《春种秋收》：“野草闲花般的天然风韵”	399
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	404

贝多芬：“象征着一世纪中人类 活动的基调——力”

傅雷深入研究过欧洲大音乐家的创作生涯，素有“乐圣”之称的贝多芬即为其中之一。

贝多芬全名为路德维希·万·贝多芬（1770—1827），出生在德国莱茵河畔的大学城波恩，故后世称其为“波恩的英雄”。他是音乐世家的后代。祖父曾当过波恩选帝侯大教堂的男高音歌手，后来提升为教师，贝多芬的名字就是照着祖父的名字命名的。父亲也是选帝侯大教堂的歌手。母亲玛利亚·玛格达连娜是按圣母的名字命名的，曾是一位厨师。祖父发觉贝多芬的音乐天赋之后，对他这个长孙倍加呵护，但在贝多芬4岁时，他就去世了。从此，贝多芬也就没有了无忧无虑的欢乐。

贝多芬的父亲是个酒鬼，除了酒，他很少关心家人是否有足够的吃穿。喝酒需要钱，他就把贝多芬当作摇钱树加以训练。他每天规定，贝多芬必须练琴多少个小时，如果弹错了，就打他耳光。邻居们经常发现小小的贝多芬，因疲倦和疼痛而抽泣睡去的模样。父亲为了使贝多芬看去如同莫扎特一般的神童，竟谎报了他的年龄。贝多芬8岁那年，父亲把他当成6岁的孩子去开音乐会，为的是引起轰动，增加票房收入。贝多芬14岁的时候，钟爱他的母亲因病去世。父亲依然只管喝酒，不管家人的生活。年幼的贝多芬，依靠在剧场当助理风琴师和弹古钢琴的收入，担起了养活两个弟弟并把他们培育成人的重任。其中一个弟弟也从事音乐工作，在事业上不很成功，而且很早就离开了人世，还为贝

多芬留下了一个侄子需要抚养。侄子长大后游手好闲，赌博成性，使贝多芬伤透了脑筋。另一个做药剂师的弟弟约翰发家致富后，在维也纳附近买了一所庄园。但他对把他抚养成人的哥哥无情无义，傲慢无礼。一年冬天，贝多芬来到约翰的庄园，弟媳把他安排在一间没有火炉的阴冷的房子里，约翰不仅没有为哥哥调换一下住房，还开出了一张宿费清单。贝多芬一气之下，立即离开了那里。约翰曾给贝多芬寄过一张名片，称自己是“土地所有者”，贝多芬收到后异常恼火，回了一张名片，上写“智慧所有者——路德维希·万·贝多芬”。从这些细节看出，贝多芬从幼年起，从没有享受过家庭生活的温馨。

贝多芬终身未娶。他在青年时期，尤其是在成名之后，虽曾钟情过 10 来个女子，并用乐曲倾诉着他的心情（他不少作品的灵感与用意都与其爱情经历有关）。但这些女子（中多高贵的伯爵夫人），只接受他的音乐而拒绝他的爱。原因大都是他长得太丑。——贝多芬身材粗胖短矮，面无表情，头发蓬乱，不修边幅，其形象难为美人们倾心。这也是贝多芬苦难一生的一个方面。

耳聋，是人生的一大不幸。贝多芬从 32 岁起，即患此疾。这对一个以声音为生的音乐家来说，更是不幸中的不幸，几与死去无异。但贝多芬之为贝多芬，正在他战胜了一般音乐家所难以逾越的这一巨大苦难。——他的一系列不朽之作，大都写于耳聋之后的 20 多年间。当然，贝多芬的伟大，并不仅仅在于他能战胜其肉体上的苦难，更在他所显示的，那种能战胜无数忧患与障碍的人格和精神（包括艺术的创造精神）的巨大力量。——这也正是傅雷先生研究和弘扬贝多芬的主旨之所在。

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是其三大名人传记著作之一（另两部是《米盖朗琪罗传》与《托尔斯泰传》）。傅雷在法国留

学时已开始译，并以“节录精要”的形式发表过，但全部译稿，由于“出版界坚持本书已有译本”而迟迟不能付梓。这倒给了他一个精益求精的机会。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全部重译了这部传记，并于1942年出版。

贝多芬，是进步人类得与一切邪恶势力誓不两立，并在斗争中创造新世界的“力”的化身。傅雷之所以在抗战时期翻译这一伟大人物的传记，除了出于对“力”的一般性的推崇，还有更迫切的现实上的考虑。他在《译者序》中说：“现在阴霾遮蔽了整个天空，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忍、奋斗、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大勇主义。”

受苦，奋斗，为善，是贝多芬的“力”借以表现的内容，又是锻炼他这股力的洪炉。傅雷紧紧地把握住了这一关键。他在重译本的扉页上，特意引录了孟子的一段名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并在译序一开头就说：“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除浪漫底克的幻想的苦难；唯有看到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不经过劫难磨炼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卑怯的；中庸，苟且，小智小慧，是我们的致命伤”，——“这是我十五年来与日俱增的信念。而这一切都由于贝多芬的启示。”

傅雷还说：“疗治我青年时世纪病的是贝多芬，扶植我在人生中的战斗意志的是贝多芬，在我灵智的成长中给我大影响的是贝多芬，多少次的颠扑曾由他搀扶，多少的创伤曾由他抚慰，——且不说引我进音乐王国的这件次要的恩泽。……”傅雷以贝多芬为崇拜对象，以贝多芬为心灵的寄托。在抗战期间，他

翻译罗曼·罗兰写作的这部传记，是要将受之于贝多芬的启示与恩泽，转赠给大众，目的不正是为了要用贝多芬的精神，去鼓舞他们在现实中的斗争意志吗？

要了解贝多芬、学习贝多芬的精神，不能仅仅去看罗曼·罗兰写作的传记，还得真正理解和进入贝多芬的“力”的境界和音乐境界。考虑到这一点，傅雷在重译传记之后，撰写了3万余字的论文《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文章包括《贝多芬与力》、《贝多芬的音乐建树》和《重要作品》三个部分。

在第一部分《贝多芬与力》中，傅雷历史地和具体地剖析了贝多芬所象征的，18—19世纪100多年中人类活动的基调——“力”的内涵、表征与意义。从傅先生的剖析来看，可以将贝多芬所象征的“力”，概括为以下四个层面。——

一、贝多芬的“力”，首先是指他对特定时代要求所作出的反应，即意欲征服与指挥世界的，那样一种气势磅礴的个人力量的肯定与发挥。肯定与发挥这种力量，是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一个前提。它是建立在解放个人和肯定个人——自我基础之上的。

虽然说，自17世纪欧洲即有资产阶级革命，如1609年的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1640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但一则（前者）范围有限，影响较小，二则（后者）并不彻底，仍留有封建尾巴。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还推1789—1794年间的法国大革命。其激烈之程度及其影响和成果，可谓史无前例。正如傅雷先生所说：“法兰西大革命，展开了人类史上最惊心动魄的一页：十九世纪！多悲壮，多灿烂！仿佛所有的天才都降生在一个时期……从拿破仑到俾斯麦，从康德到尼采，从歌德到左拉，从达维特到塞尚纳，从贝多芬到俄国五大家；北欧多了一个德意志，南欧多了一个意大利，民主和专制的搏斗方终，社会主义的

殉难生活已经开始：人类几曾在一百年中走过这么长的路！……”“一个古老的社会崩溃了，一个新的社会在酝酿中。在青黄不接的过程内，第一个先得解放个人（这是文艺复兴发轫而未完成的基业）。反抗一切约束，争取一切自由的个人主义，是未来世界的先驱。各有各的时代。第一是：我！然后是：社会。”“要肯定这个‘我’，在帝王与贵族之前解放个人，使他们承认个人都是帝王贵族，或个个帝王贵族都是平民，就须先肯定‘力’，把它栽培，扶养，提出，具体表现，使人不得不接受。”

法国大革命之如此深入激荡，及其影响之如此宏大广远，是由于在革命之前，由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人所掀起的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口号的启蒙运动，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而解放个人、发现“自我”的力量，即为启蒙运动的核心部分。贝多芬正生当其时，时代造就了他，他亦以特殊的才质，敏锐地感应并表达了这种时代的要求，从而成为一代巨人。因此傅雷说：

“一八〇〇年，十九世纪第一页。那时的艺术界，正如行动界一样，是属寸强者而非属于微妙的机智的。谁敢保存他本来面目，谁敢威严地主张和命令，社会就跟着他走。个人的强项，直有吞噬一切之势；并且有甚于此的是：个人还需要把自己溶化在大众里，溶化在宇宙里。所以罗曼·罗兰把贝多芬和上帝的关系写得如是壮烈，决不是故弄玄妙的文章，而是窥透了个人主义的深邃的意识。艺术家站在‘无意识界’的最高峰上，他说出自己的胸怀，结果是唱出了大众的情绪。贝多芬不曾下功夫去认识的时代意识，时代意识就在他的思想里。拿破伦把自由、平等、博爱当作幌子踏遍了欧洲，实在还是替整个时代的‘无意识界’做了代言人。感觉早已普遍散布在人们心坎间，虽有传统、盲目的偶像崇拜，竭力高压也是枉然，艺术家迟早会来揭幕！《英雄交

响乐》！即在一八〇〇年以前，少年贝多芬的作品，对于当时的青年音乐界，也已不下于《少年维特之烦恼》那样的诱人。……然而《第三交响乐》（引者按：即《英雄交响乐》）是第一声宏亮的信号。力解放了个人，个人解放了大众，——自然，这途程还长得很，有待于我们，或以后几代的努力，——但力的化身已经出现过，悲壮的例子写定在历史上，目前的问题不是否定或争辩，而是如何继续与完成……”

“在此波澜壮阔，峰峦重叠的旅程的起点，照耀着一颗巨星：贝多芬。在音响的世界中，他预言了一个民族的复兴，——德意志联邦——他象征着一世纪中人类活动的基调——力！”在那样一个强调解放个人、肯定和表现自我的“力”的年代，“每个自由的‘我’要指挥。倘他不能在行动上，至少能在艺术上指挥。倘他不能征服王国像拿破仑，至少他要征服心灵、感觉、和情操，像贝多芬。是的，贝多芬与力，这是一个天生就的题目。我们不在这个题目上作一番探讨，就难能了解他的作品及其久远的影响。”

二、贝多芬的“力”，是指由其强健的体格所造就的旺盛的生命力。

傅雷说：“从罗曼·罗兰所作的传记里，我们已熟知他运动家般的体格。平时的生活除了过度艰苦以外，没有旁的过度足以摧毁他的健康。健康是他最珍视的财富，因为它是一切‘力’的资源。当时见过他的人说‘他是力的化身’，当然这是含有肉体与精神双重的意义的。他的几件无关紧要的性的冒险，……既未减损他对于爱情的崇高理想，也未减损他对于肉欲的控制力。他说：‘要是我牺牲了我的生命力，还有什么可以留给高贵与优越？’力，是的，体格的力，道德的力，是贝多芬的口头禅。‘力是那般与寻常人不同的人的道德，也便是我的道德。’一八〇〇

年这种论调分明已是‘超人’的口吻。”

然而，体格那般强健的贝多芬，32岁听力逐渐下降，以至完全失听。此后的贝多芬，则从另一方面——即从战胜病魔上表现出了顽强不屈的生命力。傅雷赞叹道：“耳聋，对平常人是一部分世界的死灭，对音乐家是整个世界的死灭。整个世界死灭了而贝多芬不曾死！并且他还重造那已经死灭的世界，重造音响的王国，不但为他自己，而且为着人类，为着‘可怜的人类’！这样一种超生和创造的力，只有自然界那种无名的，原始的力可以相比。在死亡包裹着一切的大沙漠中间，唯有自然的力才能给你一片水草！”

三、贝多芬的“力”，是指他所具有的，常人难以测度的才能，及其超乎寻常的人对自身才能的无限自信。

由于其性格的暴烈，贝多芬过剩的精力与才能，往往以轻蔑他人的形式出之。在贝多芬青年时代帮过他不少忙的李区诺斯基公主的母亲，有一次因求他弹琴而下跪，他非但拒绝，甚至在沙发上立也不立起来。后来他和李区诺斯基反目，临走时留下的条子是这样写的：“亲王，您之为您，是靠了偶然的出身；我之为我，只靠了我自己。亲王现在有的是，将来也有的是。至于贝多芬，却只有一个。”贝多芬这种骄傲的反抗，不独用来对另一个阶级和同一阶级的人，且也用来对音乐上的规律。——“照规律是不许把这些和弦连在一块的……”人家对他的乐曲有这样的指责。贝多芬则回答说：“可是我允许。”

然而，正如傅雷在作过这段描述之后所说：

“读者切勿误会，切勿把常人的狂妄和天才的自信混为一谈，也切勿把力的过剩的表现和无理的傲慢视同一事。以上所述，不过是贝多芬内心蕴蓄的精力，因过于丰满之故而在行动上流露出来的一方面；而这一方面——让我们说老实话——并非最好的一

面。缺陷与过失，在伟人身上也仍然是缺陷与过失。而且贝多芬对世俗对旁人尽管傲岸不逊，对自己却竭尽谦卑。当他对邱尼谈着自己的缺点和教育的不够时，叹道：‘可是我并非没有音乐的才具！’二十岁时摒弃的大师，他四十岁上把一个一个的作品重新披读。晚年他更说：‘我才开始学得一些东西……’青年时，朋友们向他提起他的声名，他回答说：‘无聊！我从未想到声名和荣誉而写作。我心坎里的东西要出来，所以我才写作！’”

傅先生在引述邱尼的记载之后，特别加了这样一段注释性的话：“这一段希望读者，尤其是音乐青年，作为座右铭。”这不只是在提醒读者尤其是音乐青年，不能将贝多芬的自信误解为狂妄，更在告诫他们，便是富有天纵之才，也应该像贝多芬那样自谦与自律。

四、贝多芬的“力”，是指其在艺术活动中，具有那种大将军镇定自若地指挥千军万马般的控制思想和左右精神的能力。

在这个层面上，傅雷说了以下三段非常精彩的话：

“大家说贝多芬是最后一个古典主义者，又是最先一个浪漫主义者。浪漫主义者，不错，在表现为先，形式其次上面，在不避剧烈的情绪流露上面，在极度的个人主义上面，他是的。但浪漫主义的感伤气氛与他无缘。他生平最厌恶女性（化）的男子。和他性格最不相容的是没有逻辑和过分夸张的幻想。他是音乐家中最男性的。罗曼·罗兰甚至不大受得了女子弹奏贝多芬的作品，除了极少的例外。他的钢琴即兴，素来被认为具有神奇的魔力。……据邱尼记载，他弹琴时，赛似狂风暴雨中的魔术师，会从‘深渊里’把精灵呼召到‘高峰上’。听众嚎啕大哭，他的朋友雷夏尔脱流了不少热泪，没有一双眼睛不湿……当他弹完以后看见这些泪人儿时，他耸耸肩，放声大笑道：‘啊，疯子！你们真不是艺术家。艺术家是火，他是不哭的。’又有一次，他送一

个朋友远行时，说：‘别动感情。在一切事情上，坚毅和勇敢才是男儿本色。’这种控制感情的力，是大家很少认识的！罗曼·罗兰说：‘人家想把他这株橡树当作萧飒的白杨，不知萧飒的白杨是听众。他的力能控制感情的。’

“音乐家，光是做一个音乐家，就需要有对一个意念集中注意的力，需要西方所特有的那种控制与行动的铁腕：因为音乐是动的构造，所有的部分都得同时抓握。你的心灵必须在静止中作疾如闪电的动作。清明的目光，紧张的意志，全部的精神都该超临在整个梦境之上。那末，在这一点上，把思想抓握得如是紧密，如果恒久，如是超人式的，恐怕没有一个音乐家可和贝多芬相比。因为没有一个音乐家有他那样坚强的力。他一朝握住一个意念时，不到把它占有决不放手。他自称为那是‘对魔鬼的追逐’。——这种控制思想，左右精神的力，我们还可从一个较为浮表的方面获得引证。早年和他在维也纳同住过的赛弗烈特曾说：‘当他听人家一支乐曲时，要在他脸上去猜测赞成或反对是不可能的；他永远是冷冷的，一无动静。精神活动是内在的，而且是无时无息的；但躯壳只像一块没有灵魂的大理石。’

“要是在此灵魂的探险上更往前去，我们还可发见更深邃更神化的面目。……贝多芬的力不但要控制肉欲，控制感情，控制思想，控制作品，且竟与运命挑战，与上帝搏斗。……倘没有这等持久不屈的‘追逐魔鬼’，捱过上帝的毅力，他哪还能在：埃林耿希太脱遗嘱’之后再写《英雄交响乐》和《命运交响乐》？哪还能战胜一切疾病中最致命的——耳聋？”

五、贝多芬的“力”，是有特定方向的：它是为争取自由和幸福而战斗的。

承续法国大革命的余波，拿破伦在征服欧洲君主国的过程中，横扫了封建残余势力，在客观上，为资产阶级在欧洲的统